

中國現代話劇劇

同甘共苦

岳野著



中國現代話劇劇

同 甘 共 苦

(五幕七場話劇)

岳 野 著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一九五五年春，孟蒔荊由浙江調到華北某省委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因為對大量縮減農業合作社的作法懷疑，便日夜緊張鑽研，置妻子、家庭於不顧。他的妻子華云恰好是個任性、好強又特別須要溫情的女子，更因經常跟隨丈夫調動工作而苦惱。然而他們都又未了解、體諒對方，反而常相埋怨。蒔荊的家鄉桐林村農業合作社被縣工作組解散了，他離婚多年的前妻劉芳紋便趁着送婆婆進省之便來省委請求重辦。芳紋原是普通農村婦女，由於黨教育培養進步很大，被選為社副主任，蒔荊非常熱心幫助她，又隨她回鄉領導辦社，華云因此非常不滿，加之受了一個別有用心記者的挑撥，遂決定與蒔荊離婚。蒔荊因而非常痛苦。但由於與芳紋一塊工作，感情有了增進，在中央批判了保守右傾，工作鞏固下來之後，便向她提出重新一塊生活。不料芳紋已與早年喪妻的社主任展玉厚由於多年共甘苦，共患難有了深厚愛情。蒔荊遭拒絕後受到很大刺激和教育，痛苦中更加懷念華云。這時華云也因得到一位老首長的提示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並發現受騙而下鄉來，雙方都覺悟到只有建立在同甘共苦的生活基礎上的愛情才為牢固，才可成為社會主義的新家庭。他們終歸和好，並滿懷信心地面向未來。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96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7 字數85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4 1/8 插頁2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6,101—7,100冊

定價（7）0.44元

人 物

孟蒔荊——三十九岁，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华 云——三十一岁，孟蒔荊的妻子，省人民医院处长。

孟 华——八岁，他們的女儿。

孟老太太——孟蒔荊的母亲，六十岁。

刘芳紋——三十七岁，孟蒔荊的前妻。

孟 榛——孟蒔荊、刘芳紋所生之子，十六岁，中学生。

展玉厚——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四十岁。

梁上君——三十九岁，报館編輯，作家。

赵 陶——貿易工作者，四十五岁。

張兰娥——赵陶之妻，四十二岁，百貨公司會計員。

帅劍輝——人皆称“老师”，五十九岁，解放軍总后勤部
副部长。

姜广爱——五十七岁，民主妇联委員，帅劍輝的爱人。

賈秀玲——十八岁，孟蒔荊家里的保姆。

集大成——省委通訊員，十八岁。

赵參謀——約四十岁。

警卫員——二人。

客人們——周、吳、郑、王等。

副导演——三十多岁。

漂亮的女演员——二十五岁。

厨 师——一人。

琴 妃——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

老乡們——越多越好。



第一幕

第一場

一九五五年三月里，一天下午五点多鐘。

在華北一個省城里。

省委幹部宿舍是新蓋的，我們在舞台上看見的是二樓一個不算很小的客廳，這是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孟蔣荊的新居。論說房子還不錯，就是牆壁、門窗的顏色有些惹眼，這不知是哪位“高明”設計師的“功德”。

這是客廳，同時又是飯廳，中間偏左有通走廊的門，也就是這一家出入的大門，右面牆上的兩個門一通向保姆住房，另一個則通向廚房，右牆上的門是臥室。

客厅里的家俱陳設都还未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沙发、餐桌、椅凳等擺得都还不成个“章法”。而且上边都堆放着未打开的行李卷、書籍、象框、洋囡囡等各种物件和孩子的玩具，在在說明主人新搬来之后，还未来得及布置。

賈秀玲——这家的保姆，从厨房里端着一大白瓷碗的热湯，燙得她“吃吃哈哈”地走了出来。这个姑娘也不过十八、九岁。挺俊的，烏黑的头发，白里透紅的圓臉，大眼大嘴，只是眉毛稍覺粗濃了些。

門外有人敲門。

賈秀玲（嘴上用着勁，捧着滿碗热湯走着，对門外）哎，你进来吧！（一說話，湯便从碗里流到手上，燙得疼了，手更不穩了，越不穩越燙，一时又放不下，她終于叫了起来。）

門外的人聞声破門而入，这是省委里的通訊員集大成，莽莽撞撞的个小伙子，三步两步走上来，一看便連忙把湯碗接过来，替她放到餐桌上去。賈秀玲两只手就象鳥翅膀一样，上下煽动着，用嘴吹着，集大成轉过身来，也帮着吹。

賈秀玲（連忙把手藏到身后去）謝謝，你有什么事？

集大成（也不細看对方，恭敬地）您就是 孟部长的爱人 华同志吧？

賈秀玲 华——不，她不在家。

集大成 你是——

賈秀玲 我是他家的保姆。

集大成 保姆？这里的保姆我都認識，你怎么这么面生？

賈秀玲 我今天才来。

集大成 我說嘛！（坐下来聊）你是哪道街的？

賈秀玲 我——不，我們那道街沒名兒。

集大成 奇怪！咱这省城里哪道街沒名兒？送信怎么送法？难道出了条黑街啦？

賈秀玲 （又吹手）我在乡下。

集大成 噢！你是个“盲目流入城市”！

賈秀玲 不不！我有村政府的介紹信，我不“盲目”！
我有“計劃”，村里合作社不办啦，我才到这里来
找工作的。要不我把介紹信拿給你看！

集大成 那就甬麻煩啦。

賈秀玲 （平等地与他交談）你在哪里工作？

集大成用大拇指指指腦后。

賈秀玲 （不明白，看見他身后是把椅子）是在——是在木匠鋪里呀？

集大成 （不悅）哎，什么木匠鋪？我是省委会的通訊員！同孟部长在一块工作。（这才想到自己的工作，忙把身后的背包轉到前面来，取出一个大信封和一个小信封）这里有一个急件，——急件就是紧急的“件”，懂嗎？喏，就是这个大的。我剛才送到孟部长办公室去，說他回家来啦，現在我把它交給你，等孟部长一回家，你就馬上、立即、赶快給他。要是孟部长

的爱人华云同志先回来，你就先交给她，她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小的，是平信，平信就是平平淡淡的一封信，没关系，你一块交了就成！

賈秀玲（接信）哎。

集大成（熟練地把背包一甩，它又到了他的背后，拉拉帽子要走了，覺得口渴）請問你們家有水沒有？

賈秀玲 有！

集大成 在哪？

賈秀玲 自来水管子里；要多少有多少。

集大成 我說是開水，喝的。口干。

賈秀玲 那，有是有來着，可是你坐會兒，我給你燒壺去怎麼樣？

集大成 行啦，那就甬勞駕啦。（往外走）回見。

賈秀玲 哎，你叫個什麼名兒？

集大成 我集大成！你呢？

賈秀玲 我叫賈秀玲。

集大成 好咧！（仔細地打量了一下賈秀玲）回見，賈秀玲同志。（下。）

賈秀玲看看手上的信件，不知往哪裡放才好，突然想到鍋里边還炒着菜，拿着信件連忙跑進廚房去。

片刻。

華雲領着女兒孟華，推門迈着疲倦的步子進來。

華雲三十一歲，看上去仍象二十四、五的人，身材高大、丰满、漂亮。穿着入时的春装，衣料子是好

的，样式是講究的，但顏色却朴素端庄，燙发，但不露修飾痕跡。細眉大眼，长长的睫毛，碎玉一样的牙齿包含在紅潤的嘴唇里。說話象她做事一样干脆利落，她有着許多优于別人的地方，正因为这样，也就常常流露出优越感来。因为她自己心快手灵，便也常常責怪別人迟笨。性子偏急、好强、表面倔强实际上較脆弱、任性。

孟华，八岁，非常聰明漂亮，很象媽媽，但稍有爸爸的男子气味，她穿的是全家最好的，顏色样式也是最漂亮的。

华 云 （松了一口气，拉下自己的紗巾，坐进沙发里去）
哎呀！总算又办妥了一件事。

孟华自己脫下外衣，迭好，放在一边。

华 云 哎呀，看堆的呀！这个秀玲，叫她把东西收拾收拾，还没动一动呢。（叫）秀玲啊，秀玲！

孟 华 （东找西看，推开臥室門）媽媽，爸爸没回来！

华 云 （看手表）知道他不会比咱們早回来，小华，快坐下歇歇吧。

孟 华 真討厭！說好大家到六点鐘都回来的。嗯，人家都餓啦。（看見桌上的菜湯）媽媽，湯都打好啦！

华 云 怎么？先做的湯？菜呢？（走去看看）也不盖上，都涼啦。瞧这份兒乱勁，調工作，搬家，換保姆，真煩啦！

孟 华 我高兴！

华 云 故意調皮，反对媽媽是不？

孟 华 不，明天我就开始到新学校上学去啦，媽媽，你不高兴嗎？（拉媽媽）你說呀，媽媽！

华 云 高兴，高兴。哼！为了你轉学，媽媽的腿都快跑断啦，可是你爸爸管都不管。

孟 华 他忙呀！

华 云 是啊！媽媽就不忙？他一調工作，咱們全跟着忙，你得轉学，我得跟着調工作。唉！謝天謝地，但願这回定下来吧。

孟 华 不，我希望爸爸天天調工作！

华 云 怎么着？

孟 华 我好跟着爸爸（象詩人一样揮臂朗誦）走遍全中国！

华 云 嘿，这爷兒俩算是对勁兒啦！不过，小华，你来，坐在媽媽这兒，我告訴你：这回咱們要在这里多住几年啦，爸爸在华东工作了四、五年啦，他是北方人，很想家，也想奶奶，这兒离家近啦。

孟 华 奶奶、奶奶，（小嘴一撇）我都八岁啦，还没見着奶奶是什么样呢，真討厭。

华 云 別說你啦，媽媽也还一直沒見過奶奶呢！

孟 华 奶奶为什么老不跟咱們一块住呀？

华 云 爸爸写了多少信啊！請她来，总不来，說离不开老窩，又嫌南方天热雨多，住不慣。

孟 华 我住得慣！媽媽，我哪兒都住得慣。你算算呀！哈尔滨、石家庄、天津、上海、南京、杭州……

对啦对啦，还有齐齐哈尔！

华 云 （笑）你知道什么齐齐哈尔？在那里你生下来两个月就离开啦！

孟 华 可是那我也算到过齐 齐 哈 尔呀，媽媽，我到过！不是呀？媽媽你說。

华 云 （笑着）对，那算是你的老家。

孟 华 河北是爸爸的老家，江苏是媽媽的老家，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媽媽，我打参加革命以来，看走过多少地方啦呀？

华 云 什么？什么？参加革命？

孟 华 是啊，媽媽，我不是一直在革命里长大的呀！

华 云 （实在好笑）对，对，这样計算起来，打你生下来，你已经有八年另两个月的革命历史啦！

孟 华 哎呀！餓死啦！干嘛爸爸还不回来吃飯呀！真討厭极啦！

敲門声。

孟 华 （跳起来）爸爸回来啦！（跑去開門。）

慢慢探身进来的是張兰娥，百貨公司里的會計員。張兰娥四十二岁，肥肥胖胖，非常相信三分人材七分打扮的道理。燙发、画眉、朱唇，在在都显露着化装的痕跡，为人心直口快，乐天安命，“急公好义”，爱交际。

張兰娥 （半身門里半身門外）是这里嗎？（发现了华云）
啊呀！华云！可找到你啦！

华 云 （一下認了出来）兰娥？是你？大表姐！

張兰娥 哎呀，听說你来啦，老說来看你們，就是个忙，几年不見，华云你长胖啦。啊，我呐，你看，华云，我是不是比以前瘦了点兒？

华 云 （只好——）是啊，是啊！你好啊！

張兰娥 （发现孟华）这是誰？女兒啊？叫什么来着？

孟 华 我叫孟华，阿姨你好？

張兰娥 好，真乖！（捧着孟华的臉）哎呀，簡直是照媽媽的样子做出来的一件小仿制品嘛！（轉对华云）象你一样漂亮！

賈秀玲端一碟菜上。

华 云 秀玲，小华餓啦，你先撥点菜讓她先吃吧！

孟 华 媽媽，我先洗洗手去，也許爸爸就要回来啦。

华 云 好，去吧。

賈秀玲把菜放下，領孟华下。

張兰娥 （坐下来，看見搭在沙发上的华云的紗巾）怎么，华云你还是喜欢綠顏色啊？

华云微笑着不置可否。

張兰娥 （观察着）怎么，肚子又大啦？

华 云 （一半笑她的問話，一半笑她还是那个老样子）沒有啊！（拉拉上衣坐下来，轉話題）你和表姐夫都很好吧？

張兰娥 他很好，就是老不在家。

华 云 到哪兒去啦？

張兰娥 他还是老本行——貿易工作，天南地北地轉

游。

华云 你们的感情一直还是那么好吧？

張兰娥 （最爱听）哼！他每次走总是說舍不得我，舍不得我，可是到了还是舍下我走了，誰知他心里怎么想？老实說，我慢慢有些不放心他了。

华云 （笑）你怎么这样說？老夫老妻啦！

張兰娥 不，华云，根据我的观察了解，有些男人真不象話，今天結婚，明天离婚，結了离，离了結，就象在跳舞場上随便換个舞伴一样。不过我們老赵还好，他胆子小！

华云 （不想在这方面接話）你的工作怎样？还做會計？

張兰娥 會計！先在人民銀行，現在調到百貨公司啦。

（环顧）这个房子还好，哎呀！还乱着呐，真象剛搬来的样子。（走到鏡子前，左右輾轉，欣賞着鏡中的自己）华云你身上穿得太素啦，現在是幸福的新社会啦，要打扮着点。哎对，孩子的爸爸呢？

华云 （有些寂寞、悵惘地）他还没回来，这不一直等他回来吃晚飯呢，你吃飯了嗎？

張兰娥 吃啦。告訴你，今兒我是去看戏的，因为時間还早就到你們这兒来看看你，另外还等个人。华云，有个事兒你想不到，你猜今晚是誰請我去看戏？

华云 我打哪里知道去。

張兰娥 梁上君！記得吧？你一定会記得这个人的。他

还没结婚呢。

华 云 前两年好象听说他结了婚似的？

張兰娥 不，一直还没结婚呢。嗨，人家现在可斗着哩！在报馆里当着編輯，又是作家，哟，神气着呐！稿费一拿就是成百成千的，社会上又有名又有地位；发表起意见来，咱都不懂。

华 云 他在写作上，才能还是有的。不久以前好象还看见过他的作品呢！

張兰娥 （一笑）看，你对他 还是关心的吧。我告诉你，有一回他——梁上君向我打听你，他说本来他热烈地追求着你，后来你跟老孟好啦，结婚啦，他说对他的打击重极啦！

华 云 （制止）说这干嘛？

張兰娥 他听说你调到这里来工作啦，很想见你，我们说好的，今晚先来看看你，然后一块去看戏去，大概就快来啦。（看表。）

华 云 （稍有不安）噢。

張兰娥 （吸烟）唉，人的事兒，难说。

华 云 屋里的东西太乱啦。（想摆摆椅凳。）

敲门声。

張兰娥 （主人姿态）请进。

門启处，梁上君嘴角挂着微笑，仪态动人地走进来。

梁上君三十九岁，中等身材，穿藕色中山服装，外

罩春天穿的大衣，十分瀟灑。瓜子臉，定睛看時臉上
還有几顆淺皮麻子；不難看，反而增加了幾分俏氣。

梁上君（見華云，連忙把右手里拿的書籍、雜誌遞到左手，
頭稍往後一昂，將右手伸出與她握手）華云，華云，你
好啊？

華云（不知為什麼臉有些發熱）好，你好，上君！（想
將手抽回來，可是仍為對方緊握着。）

梁上君 我也很好，哎呀，多年不見啦！（又緊緊握了
一下才鬆開了對方。）

華云 是啊，是啊，請坐吧，剛搬來挺亂的。

張蘭娥（笑）哎呀，瞧你們，簡直就象是具有多大歷史
意義的一次會見似的。

梁上君 大姐，你來了一會兒吧？華云，你別忙活，我
們就要走的。時間不多啦。

華云 這幾年你又寫了不少作品啦，真羨慕你們這些
有成績的人。

梁上君（口齒流利地）別說這話啦，我這幾年才算什麼
也沒做呢，一是因為當着編輯，寫作的時間就不
多；另外是一般的東西——不痛不癢的，就懶得
寫。要想寫點“干預生活”的東西呢，又不是那麼
容易發表，所以也就沒寫什麼啦。

華云 我在南方讀過你的作品，我覺得很好。

梁上君（興奮）不行，那些東西都很淺，現在我深深覺
得作品大膽干預生活的重要。不然，一篇東西登出

来第二天就被忘了，实在沒多大意思。所以最近我計劃下去一个时期，回来好好地写点东西，至于說受批評，我反正也看透啦，你批評，我反批評，不斗争实在不行啦！

張兰娥（呵欠，猛然記起了，看看表）呀！作家同志，戏快开演啦，咱們快走吧。

梁上君 对对，走。华云，改天請到我們那里去玩好吗？

張兰娥 这你放心，她会去的。华云，上君現在是我們
的房客，唉，他呀，不給房錢，意見还一堆一堆地
提。快走吧，要不第一幕又看不見啦。現在的規
矩，都是开了幕不准进場。

梁上君仍欲对华云說什么。

張兰娥 走吧！哼，为了这次会見，說不定还得叫我騰
一回沒头的戏。再見吧，华云。

华 云（送）再見，不送啦。

張兰娥拉着梁上君，她边走边对他說着話下。

华云轉过身来叹了一口气，又坐回沙发上去，她
知道还要等。

孟华从厨房跳了出来。

孟 华 媽媽，我吃完饭啦，在里边吃的。怎么爸
爸——

門沒有敲，开了。走进来孟蔣荊，孟华的爸爸。

孟蔣荊三十九岁，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身